

陳惕園文錄引

惕園姓陳氏名庚煥閩之長樂人老於教授以歲貢生終文藁係門弟子於其身後用活字板排成流傳不廣道光乙酉林弁瀛明府延予入內署校書出以相示予見而大詫因從乞得細加評點丁亥戊子攜往楚幕間示同人亦無不爭相嘆賞者蓋其學貫穿古今其人畱心世道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文不惟詳辨學術兼且隱憂地方不惟表揚今人兼且彰闡古人不惟兢兢於一時而且慮周於天下後世鄉黨而檄掖性情師儒而助流教化古稱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舍斯人莫與歸也其行文純粹以精明辨

以質和平雅潔不鑿不膚較同時諸公以古文自命而必遁入別途者亦爲獨軌於正可謂能自樹立者矣并瀛明府見予存藁謂文皆大有關係非掉弄筆墨者可比當與吾閩陳惕園先生相視莫逆噫嘻予何敢望先生哉錄存其文匪惟闡幽兼以自策

楊園初藁文目錄

卷一

擬增補明儒陳一齋先生傳

林孝子傳

韓蘄王甲鏡記

讀明儒學案偶記上

讀明儒學案偶記下

記閩安壯士

紀蔡于麓先生遺事

書薛文清爭于忠肅獄事

好善優於天下論

果核喻性

一體近譬

仁說淺言

說犬上

說犬中

卷二

陳侯菴先生內德述



有有圖述

述談

衢州孔氏夫子夫人楷象考

地毯考上

地毯考中

地毯考下

易堂德隱錄序

童子撫談序

陳蘋洲先生井談序

募建張仲景專祠序代

私擬南臺水利隱憂議

上族叔劍城都諫請奏刊方望溪刪定經解書

募恤翁貞婦引

祭蔡于麓先生文

楊園初藁文卷一

長樂陳庚煥楊園著

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鄧濤少

擬增補明儒陳一齋先生傳

陳第字季立連江人爲諸生有聲教於漳學者雲集稱一齋先生

學兵於俞大猷○盤○規○第○節○才○利○器盡得其傳本兵譚綸見之曰俞戚流亞也勸之從

戎起家京營願得九邊最衝敵重難地以自効萬曆初出官古北

口與互市時叛民導黃台吉小妻大嬖只輩挾賞數譚第購誅叛

民陰結諸部腹心盡得其情操縱以恩威竟事帖然漢莊數被寇

殘傲悍卒爲盜縱淫殺民夜聞犬吠則盡室竄愁苦不聊生總理  
戚繼光薦第擢任三屯車前營遊擊將軍駐漢莊延訪父老所疾  
苦按誅悍卒明約束拔材武躬導以禮讓所部化之咸知自愛  
舊習始家竄名軍籍者皆陳牒求去娶娼女者皆自乞離異撫馭  
士卒事事有法行役樵蘇皆嚴隊出入凜若赴敵奉檄采木關外  
成列以出舉號笛麾登南山旣復麾而北以尾爲首以奇爲正更  
迭變換駐牧豪帥來觀咸心折拜服繼光及諸督撫虛心委任在  
邊十年調和文武兵民親睦在漢莊三載築城創橋百廢具興建  
學舍教軍民子弟親與講解遠近風動邊民樂業外戶不閉行旅

婦孺拾遺物者咸詣第自言戰士人人自奮雖兒童亦習旗鼓自  
張一軍從於校閱作止可觀時繼光鎮薊久邊塵不聳故第無赫  
赫功及繼光調南總督吳允私人以布五千匹勒售於所部第不  
從允諷巡按于鯨閱兵周給事論劾二人詢諸守令爭言第賢友  
交薦之允益怒遂解官歸養母聞撫許孚遠金學曾等屢請不就  
孚遠欲薦之力辭母沒益杜門讀書十餘年始出遊諸名山挈一  
童兩行篋篋置五經數卷壺觴數事所至不謁貴人不受饋年六  
十裹糧走金陵就焦竑談經竑深嘆服益從竑借讀所未見書讀  
快輒遊遊快輒還就竑談問數歲一歸展墓歸數月輒復出如是

宵利歌舞以天與此公自有焉

爲河後門讀書將心餘老將詩云



者又十餘年。年踰七十。猶徧登五嶽。浮洞庭。彭蠡。以歸。則年七十  
 有五矣。自言遊山。髮白轉黑。獨恨我鬚點蒼。遊屐未徧。明年再去。  
 又明年歸。遭疾。不粒食逾月。吟詠不絕。以終時。萬曆四十八年丁  
 巳也。少讀書。雲居山寺。虎牝牡。夜戲於庭。吟諷自若。晚郊居。夜與  
 客坐。虎逐犬。薄坐隅。起叱之。虎驚走。觸廊石。盡傾。遊天台。步石橋。  
 往還穆穆。如履平地。鎮東帥沈士宏。邀與泛舟。剡倭於東。番今臺  
 遇風。舟幾覆。據船歌曰。水亦陸兮。舟亦屋兮。與死而棄之。何擇於  
 山之足。海之腹兮。俄風定。士宏洗酌。請載歌。歌曰。學而不足用者。  
 恥兮。用而不能無用者。鄙兮。無用而不廢時用者。誰氏之子兮。蓋

自道也。論學務審時義。切日用。不爲空言。嘗言言於妻子。言於婢  
僕。無非道也。何必聚徒而後言。行於飲食。行於坐臥。無非道也。何  
必居位而後行。又言昔爲諸生。拱手而談。戒懼實未嘗。戒懼也。及  
爲天子守邊。百責攸萃。年未四十。髮白種種。節俠氣盡。危悚日深。  
不言戒懼。戒懼在茲。又言兢業在心。所以兢業在事。今儒者曰。兢  
業。心體也。但保心體。事爲之末。無足介意。政內外。判心迹。故鶩虛  
談。無當實用。皆切中當時講學之弊。著伏羲圖贊。尚書疏衍。二戴  
纂粹。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意言謬言。及詩文雜著。十餘種。與  
予祖念所著易。用並行於世。祖念字修父。諸生勵學。行力田。以資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三  
父遊第稱其孝弟友董應舉亦謂祖念至性似其父但不務爲奇行而實非人所及云。

一齋先生一代奇士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今著錄四庫全書中稱爲講古韻者之祖尚書疏衍亦爲闡百詩導之先路不獨將材之絕人也讀歌詞二闕想見其爲人用而不能無用者鄙今直與顏氏子舍之則藏同趣非後世功名之士所可及矣

林孝子傳

林孝子瑋字堅之閩縣人明直臣戶科都給事中庭學五世諸孫鄉先輩右通政枝春從祖也美丰儀工文精篆隸山水父公衡以明經授廣西南寧府通判崇禎甲申春之官時瑋猶童子願侍行以幼未果丙戌丁亥後閩粵道阻音問久絕及兩粵大定客從粵西來言公衡落魄寶柳間又或傳其死黔中或傳其棄官爲僧言人人殊瑋自傷弱書生不能隻身走萬里悲憂骨立一夕慟絕見父立庭中鬚眉俱張手拍几案及甦血淚霑衣卽襆被附舟沂九龍灘而上道出豫章豐潭過東粵老龍渡孤身行盜數涉白鶴峰

出陟岵。吟哭奠東坡。祠下抵肇慶。五羊坡阻江。漲行沙中。幾漂沒。  
亂後道荒。每值淒風。苦雨荒亭。旅舍山鬼。飛沙石撲。人啾啾有聲。  
猿啼豹嗥。悽惋欲絕。輾轉入南寧。徧叩官吏。父老無識者。問有談  
其舊事。恍若隔世。無從蹤跡。遂出寶州。循柳旁行。山穴中霧氣冥  
濛。盛暑不見天日。詢土人。山僧佻儻。愕眙莫可告。訴憤痛狂走。幾  
欲墜崖。沉淵。既而金盡力疲。道返南寧。夜投天鏡山菴。從老僧乞  
剃度。僧驚起曰。疇昔之夜。夢護法神擁戟前。曰。急護孝子公。其是  
矣。乃贈十金。遣行者導出山。指示適郡途徑。行百許步。有亭半傾。  
入草間。中一木主。字明滅。似可認。拭去塵土。蝸涎。則林公南寧通。

府○六○字○也○瑋○狂○號○曰○吾○父○在○是○矣○抱○主○返○菴○途○遇○老○翁○修○眉○若○雪○  
聞○瑋○語○音○曰○子○閩○人○耶○何○爲○至○此○瑋○告○以○故○翁○泣○然○曰○吾○亦○閩○人○  
客○此○三○載○亂○難○未○得○歸○明○季○年○吾○閩○人○有○官○南○寧○者○明○亡○棄○官○沒○  
于○北○鄉○柳○坡○去○此○五○十○里○鄉○人○德○而○祀○之○其○卽○子○尊○人○耶○瑋○伏○地○  
持○翁○哭○走○驗○封○土○隆○然○上○壘○亂○石○瑋○擗○踊○痛○絕○總○來○自○不○可○少○詎○吉○啓○攢○公○衡○沒○  
踰○紀○骨○相○猶○髣○髴○可○辨○乃○負○遺○骸○謝○山○僧○以○歸○計○其○行○四○閱○寒○暑○  
千○四○百○日○往○返○踰○二○萬○里○瑋○年○方○盛○鬚○髮○斑○斑○十○指○半○秃○踵○疼○赤○  
胼○胝○幾○半○寸○間○者○哀○之○瑋○旣○葬○父○如○禮○甫○閱○月○復○附○舟○出○邵○武○于○  
樵○川○中○流○遙○望○鄰○舟○一○僧○頽○天○鏡○故○人○越○舟○從○之○失○足○墜○水○而○沒○



僧欵不見論曰

國初時萬里尋親者有黃孝子所自記。冒險尋親。墜崖遇母。于見娘堡者。有朱竹垞所述。劉孝子得林孝子而三矣。林氏先文恪公。子世勤。以孝感四瑞旌。再傳復得孝子。乃僅返親骨。遽解脫于水。厄視黃劉兩孝子。事尤可哀。而其父公衡。能于鼎革之際。棄官。迹以終。又能令其遺民。追祀于易代去官之後。其完節遺愛。亦宜因孝子以顯。顧湮沒百餘年。併郡乘佚之。抑又何也。昔計甫草贊。謁黃孝子。以師禮。人或疑之。甫草曰。人能獨身徒步萬里。蠻瘴之鄉。蛇虎盜賊。風波險阻。飢寒疾病。出萬死一生。以返其親。是天地

鬼神所敬也。奚獨吾師世不泛甫草。孝子其終無傳耶。  
孝子可稱奇節其文亦無長語。

○韓蕲王甲鏡記

有鏡徑三寸。紐廣踰半寸而扁。裁與邊平。紐之上下。鑄隸書世忠二字。鏡未入土。無土花。鏡背緣邊文。閱久半蝕。而鑄字以下于邊紐獨完。前平南令黃耦寶甫得之臨安。考古畫圖。且據鄭康成左氏傳。兩繫鑑。注。定爲宋蕲國忠武王甲鏡。摹于冊。以索題。吾宗建昌司馬秋坪子曰。古有勒名戈矛者。不聞以鏡。王志不忘喪元。此鏡所以識也。嘗得其微矣。抑余因有感焉。始相檜本諷鄂國忠武王構殺王鄂國不從。是以不免。向使檜欲陷王。不以屬鄂國。而以嗾張俊輩。則王遭禍且先。鄂國王之名。亦且與鄂國爭烈。今之見



是鏡者當何如咨嗟涕濡切齒於賊檜也。又使厥後莫須有之獄。檜能以王一言而解。則湖上跨驢者當不獨一清涼居士而鄂國高風逸致亦祇與王輝映湖山。安能憤動萬古。使兒童走卒咸得奮椎于鐵檜也哉。從古小人禍君子愈烈。則君子愈重。檜不能用王言舍鄂國而能用鄂國言舍王是檜之幸。非王之幸也。卽其不用王言卒戕鄂國亦檜之不幸耳。豈鄂國之不幸哉。是鏡流落人間六七百年卒得博雅好古如平商君者表而出之。而建昌使君又能因其鏡而見其心。一念之忠誠其不可卒揜也如是乎。王有德于吾鄉而吾鄉李忠定公所得士也。郡人舊繪王戎服像祀于

九仙山野意亭圯祀久廢。今三山方修忠定公祠墓。竊謂宜肖  
王及鄂國像。借宗留守張招撫諸公配食于祠。以見忠定之得人。  
且無忘先民之報德。在我桑梓。禮亦宜之。建昌平南懷古情深。  
足以贊是議。當不徒歌詠是已矣。因併記之。

議論皆以翻空出奇。而用筆亦如鏡之開函。刀之出匣。

讀明儒學案偶記上

釋氏之始入中國也。與吾儒各自爲教。不相謀也。孔孟旣遠。濂洛  
未興。千百年間。儒門澹薄。而釋氏獨盛。遠磨西來。提唱宗風。一洗  
白馬舊傳之陋。衣鉢所傳。偉人代出世之號。爲儒者慮。無不北面  
趨之。卽一二豪傑之士。起與之角。而力薄。援孤能摩其壘。而拔之。  
幟者。蓋鮮矣。故釋氏之徒。初不屑與儒者爭。一日之短長。又豈屑  
借吾儒之說。以爲重哉。及程朱繼作。經正道立。于異說之惑世誣  
民。始盡發其覆。俾無所於遁。於是彼教之黠者。度不可以口舌爭。  
則思借儒書以文彼義。挾孔孟之說。以疑悞其學人。是說也。宋僧

宗杲實為之倡其與張子韶書畧謂閣下既得此把柄便當改頭  
換面用儒家言語文字接引後人此又南宋以來談禪講學所由  
濫觴也蓋自漢而後釋氏之學凡三變其始四十二章緣業因果  
之論卑足以煽羣愚高實不足以羅上智也由達磨以迄慧能直  
指心性其說雖若高出於儒書而儒書猶未嘗陰亂於釋典也及  
宗杲為護後儒踵智然後牛頭馬脯此與可語即學談禪禪理儒書如油入  
麪直幾於春申之亂芋穰侯之亂羸則又非特彌近理而大亂真  
如程子之所慨矣

洞悉源流文亦深暢中不可增減一字



○讀明儒學案偶記下

明王文成公志節勲業之盛。震燠古今。泰山北斗之仰。有心者百代同之矣。然其講學。右陸絀朱。近達磨之傳衣。類宗杲所授記。至盛推達磨慧能。而謂堯舜萬鎰。孔子九千鎰。其他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初未嘗自掩諱。讀其全集。當自知之。無待觀繆也。嘉隆以後。奇傑有志之士。聞風而興。嫉俗學之固陋。慮無不折而從之。其爲王氏之學。而卓卓樹立。焜耀史冊者。指不勝屈。幾欲奪紫陽之席。奉姚江爲孔氏之大宗矣。蓋文成諸公。本高明宏達之資。從事○致○良○知○之○前○原○有○以○學○問○制舉。其博學詳說。功豈猶人。及業成名立。乃棄一切直求之心。其

所得所立之不同。豈盡由於頓悟。譬之筌蹄。四布魚兔。莫逃捷者。一搏輒得。遂欲自誇身手。盡棄筌蹄。賢智之過。差豈毫釐。中材承誘。謬且千里。倡其教者。本推釋以附儒。溺其教者。終逃儒而歸釋。甚且公然修淨土之業。入蓮池之社。卑洙泗之淵源。謂不足以當靈山下乘。如吾郡葉文忠公所發憤太息者。又何可勝道哉。如余誦文忠朱子文集序。猶疑其言之過激。既而於明季諸儒文字。多所涉獵。乃喟然於文忠之不我欺也。其他道聽色取。流入狂禪者。姑不具論。卽嘉隆大儒。勇猛精進。勲德著聞。孰如羅近溪者。明德之證。上擬明道。其私淑姚江。不可謂非入室之上選矣。乃手傳二

子軒輅往生之異其心悅誠服於其子之所得且心悅誠服於其子之所師至於其子坐化之頃親爲之拜斗府之章持彌陀之號以速其往生歡喜贊嘆得未曾有然則近溪所明之德果何德也由近溪所自述以湖明季諸儒之宗傳則諸公之仔肩絕學接引後賢也母乃如張儀之相梁實陰爲秦地秦檜之相宋實欲以陰等撻辣之盟耶吾鄉鄭汝交先輩亦天崇閒和邇朱王之說有意於講學者其跋近溪二子之傳則曰明德先生領袖理學子父之閒必無誑語是傳之傳足以見切利淨土事事皆實噫余不敏實不足以知當日諸公所謂理學者果何學也



前言陽明之學良知前自有功夫最爲破的後拈明德一事可  
爲笑柄

○ ○ 記閩安壯士

閩安壯士者閩南某郡人。疏寓閩安鎮之近山。俗呼穆家。食指常  
中農。環山種植。結廬其中。無鄰。並壯士善索綯。衣食粗饒。性伉直。  
遇不平。輒義形於色。時劇盜劉楚橫行江上。鄉民莫敢指目壯士。  
嘗就里人治海船。旋索會。有言楚輩淫掠狀者。壯士憤甚。且索。且  
誓曰。奴輩夷居江麋。非有宋江楊么梁山樂洞庭之阻。直囊中物。  
探手可取耳。將吏木偶。坐令猖獗。乃爾耶。楚聞之大恚。使人謂壯  
士。吾輩囊中物。夜且造廬。聽若探手取也。眾爲壯士危。咸勸令人  
謝過。結歡。壯士夷然若不聞也。者晚歸。適暝黑。其家周垣頗峻。前

闕圭寶乃做圍扇滅燭以俟俾其婦率弟婦子婦居守者凡三人

內外只三人助之

壯士率一弟一子一傭人持數炬散伏林麓各當一面偵盜已登

山則布簑椽杙斷盡徑路縛炬林外遙令相接作常山蛇勢而缺

其一面盜數十人瞰其戶洞開而正黑闕若無人相顧叵測久之

一人奮挺稜進兩少婦夾門伏棒齊下過其挺不得動壯士婦挺

從中出仆其人繼進再仆羣盜謀莫敢前壯士度盜且束手則攬

金舉燎火光四起盜既深入中伏倉皇扶傷從圍缺處奪徑走於

是守者伏者並起合隊謀遂山鳴谷應光影蒙雜草木皆兵而林

密徑黑枯株朽檝在處發難羣盜顛躓狼狽竄去鍾叟德霖云爾

蓋乾隆三。四十年間事也。其後新制府至。問楚輩所居。怒曰。所隔衣帶水耳。何久不時得督責。將吏期必獲。隸卒莫得爲之窟穴。遂就縛壯士長子孫焉。

壯士一家禦賊可與李穆堂集中所記崇義呂尚義並稱而敘次緊峭生動直逼盲左

紀蔡于麓先生遺事

先生幼爲大父所器。不令遠治舉子業。成童盡讀其家藏書。始涉筆。爲時文。輒驚老宿。益從其鄰陳浴齋大定家借讀。鄭荔鄉太守所寄書數萬卷。所讀觀大意。必求其實用。不屑屑糟粕。弱冠筆所見。爲書疑積數寸。雖處困頓。岸然以古豪傑自期。或目爲癡。弗顧也。先後下帷於山化城道山。積翠羅山。法海諸蘭若。凡十餘年。七應童子試。每一不售。輒研窮四子書。一過最後屏書。靜坐道山中。二年。明月滿庭。徹夜不昧。自是渙然冰釋。談經樹義。悉出心得。不復乞憐。古人然睹古好學。至於沒齒未嘗見。其一日釋卷。比壯出。



遊劍津。三登武夷。泛錢塘。西湖。歷覽大江南北。浮彭蠡而歸。所與  
遊。多江以南知名士。嘗客某太守幕中。一言不契。襆被輒行。歸而  
益貧。妹與弟相繼病瘵。以沒。悉力醫療。家遂壁立。鸞詩文以養外  
此不苟取一文。時或斷炊。市人高其信義。繼粟繼肉。不待求假。故  
雖屢空乏。而甘旨未嘗缺。比後。粗康色養。益腆素封。有不逮。卽先  
主亦自謂差能養云。四庫館初開。人多勸入都謀一官。先生自以  
曾大父大父兄弟多起家諸生。明經雖擁節旄。列仕州縣。竟未一  
第。已復借他途進。非祖父志不屑也。比屢薦未售。試官或物色欲  
爲之地。卒謝不一見。先生祖父皆負經濟號。知人咸以勲業期先。

生故於兵刑錢穀河漕邊防諸大計童而習之旁及山川阨塞風  
土人情騎射技擊靡所不講然未嘗輕自表暴非知之深者雖與  
之遊處數十年莫能測其所蘊在公卿當事之前尤恟恟不輕發  
一語意蓋以天苟用我不患無知苟不遇知己亦不願爲所知也  
晚自言二十年兢兢業業有期爲名士心二十年兢兢業業有期  
爲名臣心今老無所用亦兢兢業業還吾故吾而已

此翁蓋陳一齋之流一齋尚有所表見有著述流傳後世此翁  
則幾于妙手空空矣微此文天下誰知之者科目之不足以得  
士固如是哉諸葛不遇先主竟老隆中意天地間此種人必尚



多也讀此爲之三雙

書薛文清爭于忠肅獄事

于忠肅公之擬極刑也。薛文清公語諸大臣曰：「此事人所共知，人  
人有子孫，語未畢，石亨怫然曰：「事已定，毋多言。」既而英宗召詢閣  
臣，文清獨奏曰：「皇上復大位，天也。方三陽發生，不宜用重刑。同列  
皆無言，英宗乃詔減一等。文清退而嘆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  
也。」厥後黃梨州輯明儒學案，深病文清之不力爭。責賢者備文清  
誠無所辭矣。然恐於當日情事或未盡也。夫石亨徐有貞，方以奪  
門得君，必欲死忠肅。文清從閣臣之末力，未必能與爭。爭之過激，  
或反重忠肅之禍。文清於此，不無兢兢焉。從容緩頰，一言悟主，使

忠肅免極刑得全其家族不爲無補矣。可多求哉。閔嘗竊取梨州責備之意。欲爲文清別求善處。萬一之方。竊以方亨之見。非也。當更從容語之。曰。公不嘗與于公同立大功於景泰朝乎。于公與公同功一體。于公之功。自則公前日之功。益顯。上初復位。使有公之臣無罪可殺。則爲功臣者。不亦危乎。願公熟思。亨雖小人。然怙已功。不能無動也。則又巽言。謂有貞曰。昔岳飛之獄。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一言增重史冊。公獲重名。今日之事。遭際風雲。已堪不朽。若更力能救于公。萬代瞻仰矣。于公之功。決不可沒。天下萬世。決不可欺。方今上有堯舜。下無秦檜。吾輩坐視于公。冤。

死而不救。安知天下萬世不以罪秦檜者。罪吾輩也。惡名可畏。願  
公熟思。有貞雖險。人然愛己名。不能無動也。二人之意。既阻。則約  
同。列力言於英宗。曰。景泰初年。于謙石亨輩立功不細。上自皇太  
后。下逮四海黎庶。無不周知。今日之事。即使于謙罪狀明白。尚願  
議功。况獄詞無佐。驗皇上聖明。豈忍使有冤濫。令有功諸臣解體  
乎。方春三陽發生。伏願聖慈稍緩。謙獄。博採眾議。貸以不死。天下  
幸甚。英宗本無殺忠肅意。誠如是。忠肅或得不死。未可知也。雖然。  
事後議論易。當機事勢難。吾終不敢輕議文清矣。

所論皆是。而詞氣亦爽。



○ ○ 好善優於天下論

天下大矣。天下之事難知難行者眾矣。而孟子以好善一言蔽之。語若平平無奇者。然歷稽古之人。所以當大任成大功。未有不由此者也。蓋善量之無窮。而不可以一端竟也。卽一家一鄉之間。而跬步異形。呼吸異勢。其紛至沓來。且有非一人之強所能任。非一人之智慮間識所能窮者矣。何論天下。天下雖至大。其事變不可紀。極然而秦人善言秦。越人善言越。習於山者善言山。習於海者善言海。事無論隱顯難易。人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各有所知。各有所能。卽莫不各有所善。天下之善散在天下之人。以一人之耳。





孟子之言豈欺我哉。雖然難言之矣。蓋所謂訑訑之聲音顏色拒  
 人千里之外者。非特不賢者有之也。不賢者之訑訑失之愚。其失  
 易見。賢者之訑訑失之智。其蔽難知。或屈志高明而失。凡近或曲  
十○如○此○  
 意遠大而畧。細微或據理論事而未當於情實。或援古證今而適  
 逢其疑似。意見所存。機緣偶湊。加以察理素明。料事多中。因而自  
 信。內斷不疑。人亦莫敢議其後。過且不聞。善於何有。凡此者。豈必  
 素不好善哉。已之見未忘。則人之情有不盡。其誠有不足。則其量  
 有所囿也。由是觀之。好善豈易言哉。昔宋張德遠丞相問學於尹  
 和靖。和靖告以好善優於天下。語不及他。朱子以為知言。夫德遠



不好善和靖諷之宜矣。李忠定之宜撫兩河也。諸將白事。幕下士或呵之曰。勿多言。聽大丞相處分。忠定之公誠無我。非德遠比矣。當日所呵。或別有所爲。朱子猶深病其幕下士之害事也。况其他乎。厥後朱子送趙子直丞相帥蜀。則書諸葛武侯與羣下教遺之。與劉共父樞密書。則於好善不好善之得失。尤詳哉言之。二公固當時公卿中號爲好善者。而朱子惓惓忠告。猶如此。然則孟子好善一言。誠徹上下。貫古今。而無第二義者矣。有志之士。可視爲平。平無奇。而以老生常談忽之哉。

深透之論。後幅論賢者之訑訑。失之智。尤爲洞見五臟癥結。

果核喻性

果樹之生種於一核卽其聳拔十尋輪囷合抱從根達幹千枝萬葉何莫非一核所由生哉然求所謂一核者則固妙不可迹矣及樹復生果果各一核則又歷數十百年積千萬億果其所具之核視初種之核終無毫髮異非以此千萬億核者皆彼一核所由生乎然則初種之核其猶所謂天地之心乎其猶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乎一核之各具一生理性也一核之生理而散賦於千億萬核者命也千萬億核之生理皆原於此一核者命之出於天者也且此千萬億核者豈徒形似而已哉誠使無擲

而棄之毋碎而焚之種之植之毋遏其生理則此千萬核者莫不  
○持○此○而○已○  
 具一聳拔十尋輪囷合抱千枝萬葉者在其中矣夫種植而至於  
 輪囷合抱者聖人之盡其性而馴致於參天地贊化育者也其棄  
 擲而與糞壤同腐者眾人之自棄其性者也兒童戲種之廊砌間  
○得○有○萌○而○卒○槁○以○折○學○者○之○不○能○盡○其○性○者○也○碎○若○焚○之○則○小  
 雖或有萌而卒槁以折學者之不能盡其性者也碎若焚之則小  
 人之自賊其性者也不棄不焚而貫為念珠雕為巧玩者佛老之  
○虛○無○文○士○之○韻藻○也○是○則○此○千○萬○億○核○者○取○而○種○植○之○者○幾○幾○不  
 虛無文士之韻藻也是則此千萬億核者取而種植之者幾幾不  
 得一焉非戲植而卒槁折則貫為念珠雕為巧玩者也非碎若焚  
○之○則○棄○擲○之○卒○淪○於○糞○壤○者○也○何○怪○夫○人○之○不○信○此○千○萬○億○核○者  
 之則棄擲之卒淪於糞壤者也何怪夫人之不信此千萬億核者

果無異於初種一核之生生不息也哉

以果核喻性安溪相公有此說而發揮深透筆亦奇矯絕倫可  
匹惲子居大雲山房集中喻性一作



○○○一體近譬

人之一體口與足上下懸焉手與手左右判焉各自為體也然足之傷痛不及口而口疾號左手之傷痛不及右而右手亟護蓋雖各自為體而自心視之固無二體也○先○就○二○身○說○個○明○即至毛髮鬚眉齒牙爪甲似若塊然無與於膚體也者然或誤牽誤觸亦未嘗不痛徹心膺口號而手護者則亦不可謂非一體矣人之於人雖至親骨肉固已判然兩身矣○次○明○此○意○况遠而秦越蠻貊又况與我不同類若鳥獸草木而日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不幾疑於強名哉○二○語○精○微○廣○不知鳥獸草木雖與我不同類秦越蠻貊雖風馬牛不相及而其始則固天地一氣之

○大○無○所○不○包○。○所○生○而○其○現○在○尤○是○天○地○一○氣○之○所○貫○。○則○自○天○地○視○之○亦○豈○有○二○  
體○哉○。○夫○謂○人○與○物○爲○一○氣○所○生○一○氣○所○貫○者○是○非○徒○以○理○懸○揣○而○  
臆○度○之○也○。○觀○夫○潮○之○方○生○是○天○地○之○氣○長○也○。○於○是○時○以○金○及○傷○則○  
血○不○止○。○以○醬○則○難○乾○。○以○瀝○漿○則○難○澄○。○此○無○他○人○與○物○同○在○一○氣○之○  
中○。○長○則○俱○長○也○。○及○夫○潮○之○既○落○是○天○地○之○氣○消○也○。○於○是○時○金○及○傷○  
則○不○見○血○。○合○醬○則○不○日○而○乾○。○瀝○漿○則○不○旋○踵○而○澄○。○此○無○他○人○與○物○  
同○在○一○氣○之○中○。○消○則○俱○消○也○。○是○故○六○合○之○內○譬○之○一○身○。○天○之○蒼○蒼○  
然○覆○萬○物○而○裹○之○者○其○猶○人○身○之○軀○殼○乎○。○上○天○主○宰○之○帝○其○猶○人○  
身○存○主○之○心○乎○。○地○處○天○中○爲○人○物○所○託○命○其○猶○骨○在○軀○殼○之○內○爲○

如能指實

皮肉所附麗乎人得秀而最靈其軀殼之皮肉乎物蠢然而無知其毛髮鬚眉齒牙爪甲之並生於軀殼者乎一人之身譬之一手吾之親兄弟姊妹其同一節之肉乎羣從兄弟其同一指之肉乎宗族同姓其同一掌之肉乎親戚故舊其同一臂之肉乎推之君上固吾腹心頭目也朋友固吾左右臂指之相須也卽遠而若秦越蠻貊要皆在吾一體之中終不得以風馬牛不相及遂謂其與我不同類也是則聖人賢人之仁譬則平人之皮肉痛癢無不相關也凶人惡人之不仁譬則已腐之皮肉判然不相屬針之灸之終不復可令知痛癢也常人之相視漠然譬則痿痺之皮肉非針

之○灸○之○使○平○復○則○其○痛○癢○終○無○由○以○相○關○也○是○故○同○是○一○體○而○除○  
惡○務○盡○是○去○腐○生○新○之○義○非○忍○於○腐○肉○實○不○忍○以○腐○肉○侵○潰○其○旁○  
肉○也○甚○而○大○義○滅○親○是○齧○手○斷○腕○之○義○非○忍○於○一○腕○實○不○忍○以○一○  
腕○併○害○吾○心○腹○頭○目○也○他○若○鳥○獸○之○養○人○草○木○之○資○用○而○食○之○以○  
時○用○之○以○禮○斧○斤○非○時○必○有○厲○禁○者○是○猶○毛○髮○之○宜○薙○爪○甲○之○宜○  
剪○而○梳○剔○有○時○剪○治○有○法○固○未○嘗○不○視○爲○一○體○而○厚○自○愛○護○也○夫○  
髮○膚○麗○於○吾○身○則○人○知○愛○之○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莫○之○愛○甚○  
且○胥○戕○胥○虐○不○一○動○其○心○是○豈○聖○賢○之○言○欺○我○哉○人○誠○甚○愛○其○髮○  
膚○然○必○嘗○存○其○心○而○不○放○乃○不○至○倉○卒○而○毀○傷○若○夫○失○心○之○人○則○



斷髮剃膚固有所不自恤。天下之不夫其本心者亦罕矣。其可以病狂喪心者之斷髮剃膚。遂併疑膚髮之無與於吾一體哉。

此亦先儒舊說而以精思妙筆揮之。遂覺義新詞警。足以悚人

心目

仁說淺言

人有恒言。皆曰天理良心。夫所謂天理良心者。仁也。人人恒言之。則仁之爲仁。宜人人知之矣。願言及於仁。往往視爲古聖賢事。若非今人所能與者。抑又何也。蓋高視乎仁之說。未嘗反之於心也。今夫人一言之失。一行之愆。口雖不自言。其心未有不隱隱不自安者也。此隱隱不自安者。非他。卽孟子所謂人皆有所不忍者也。此不忍者。非他。卽朱子所謂塊然溫然。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於天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盎然充周而無間者。性之仁也。是心之施。則藹然四達而不匱者。仁之愛也。有是心而秩然不紊者。

禮之序也。有是心而截然有制者。義之宜也。有是心而靈覺不昧者。智之別也。有是心而誠確無僞者。信之實也。分言之則有五合。言之則統於一仁。以此理之自然出於天。是之謂天理。以此心之藹然具此理。是之謂良心。夫父之教子。師之教弟。主者之督其臧。獲有不責。以天理良心者乎。人之言行。或戾乎情理。有不羣責。以無天理良心者乎。婉而風之。有不日何苦。若是於心。何安者乎。夫無天理良心者。忍也。日何苦。日何安者。使反而思之。以動其所不忍也。忍者不仁。不忍者仁也。凡若此者。卽古聖賢之言。仁曷以是過。孰無是心。孰無是言。而猥曰此古聖賢事。非吾所能與耶。誠使

因所恒言反而求其心所固有則言之悖乎天理者不忍出事之  
傷乎天理者不忍爲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在是矣言之不  
順人心者不忍出事之不近人情者不忍爲則所謂已所不欲勿  
視於人者在是矣事不忍苟且草率以自欺言不敢妄誕反覆以  
欺人言如是則行不忍不如是口如是則心不忍不如是理之所  
在過焉不忍也不及焉不忍也事事如是時時如是則所謂忠也  
信也恕也誠也中也和也爲慎獨爲繫矩爲一貫爲大本達道不  
可須臾離無一不統於是矣任重道遠盡之實難察識擴充欲焉  
斯至卽心卽仁誰與不能者是故六經四子爲勸爲戒無非因此



不忍之心引伸而啓迪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非因此不忍之心，循序而推廣之也。聖人所以聖，循乎此不忍之心，無待勉強者也。賢人所以賢，全乎此不忍之心，無或虧蔽者也。眾人所以終爲眾人，雖有此不忍之心，而徇於己私，牽於習俗，自謂不能者也。小人所以流爲小人，非無此不忍之心，而桔於利欲，習於殘忍，遂至於無復有萌焉者也。噫！心同具之，口恒言之，而謬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耶？自謂不能而不爲，則其所爲者幾何不桔之反覆駸駸乎？小人之歸也。

把柄在手直說得四通六闕其義亦本之厚菴先生

說犬上

余生平未嘗敢罵人以犬。誠觀於犬而重有愧焉。蓋人之動以犬相訾謗也。謂賤且愚。莫犬若耳。然予觀張禹之帝師。馮道之王爵。畱夢炎之狀頭。非不貴也。孔光之經術。劉秀之博聞。華歆之雅望。非不知也。而卒之忘君。鬻國。徒爲天下萬世唾罵。嗤笑之資。犬寧若是之賤且愚哉。今夫犬厭梁肉於朱門。素封之家者。特千萬之什一耳。尋常祿犬。不過殘飯菜汁。又下則飯汁糠覈。以酬犬庸而已。然夜深人靜。偶有風聲鶴唳之警。厭梁肉者。固吠卽飽糠覈者。亦不以祿之薄而不吠也。犬固職吠。然主人者。初未嘗丁寧教戒。

以下細細寫狀。層層合人。并類。

責以必吠而犬卒不以無責而不吠也。主家卽失盜戮不及犬而  
犬卒不以無戮而不吠也。風聲鶴唳之警羣犬吠其主人。主人者  
起未始不斥其妄吠而犬卒不以一斥而不再吠也。卽不幸糠覈  
不飽。蚤緣入鄰廚。屨其梁肉。犬誠不能爲介然。旣屨而退。無或二  
心於梁肉之家。卽或持闔而繫維之。亦必狺狺奪門伺閒脫走歸  
其故主而後卽安。又何其貞也。飽糠覈之犬。繫而進之朱門。素封  
之家。亦旣厭梁肉而不復知有糠覈之味矣。一旦遇其糠覈之主  
人。猶必搖尾眷眷有故主之戀。又何其厚也。向使張禹孔光劉秀  
華歆。畱夢炎輩之爲人臣。咸知求無愧於犬。則兩漢唐宋安得有

覆○亡○之○禍○哉○然○則○人○而○胥○無○愧○於○大○斯○亦○足○矣○尙○安○用○以○大○相○警○  
警○哉○

甲○閒○敘○大○之○善○處○筆○筆○有○精○神○字○字○有○針○對○真○乃○奇○文○妙○文



○說犬中

或曰子所云愧於犬者是則然已。然獨無狺狺。嗥嗥。獠惡狼藉。實可賤惡者乎。余應之曰。彼獠惡狼藉者。固可賤惡。然方其爲主人。鞭笞束縛。一遇風聲鶴唳之警。有不爲其主吠者乎。入鄰廚而遭維繫。有不奪門脫走歸其故主者乎。然則卽是獠惡狼藉之犬。已彌足愧乎。溫文恭遜之張禹。孔光。劉秀。華歆。馮道。晉夢炎。輩矣。且物之生。莫不各有其純駁。彼獠惡狼藉。亦千百之一二耳。惡足爲犬。累憶兒時家所畜犬。馴謹雅潔無比。家人於歲節夜圍肉爲餌。初出於甌。甘芬遠聞。懸以巨籃。綆絕委地。無知者犬終夜坐守其

旁○籃○中○物○滿○旬○無○一○失○見○可○欲○而○不○亂○處○暗○室○而○不○欺○是○豈○特○可○  
愧○乎○古○忘○君○負○國○之○臣○卽○古○談○心○講○學○之○儒○方○之○無○愧○色○者○殆○亦○  
鮮○矣○予○之○不○敢○罵○人○以○夫○蓋○自○是○始○

前一截以最劣言下截又以最善者况

惕園初藁文卷二

長樸陳庚煥惕園著

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鄧濤少泉校刊

○ 陳侯菴先生內德述

閩山孝廉陳侯菴先生大煜述其配郭孺人之言行多可  
法質之所知咸謂信有徵也節錄以爲閩閩範

孺人孝廉贈惠州太守郭瑜齋趙璧最少女母林恭人有賢聲以  
孺人類已憐愛之不輕以字人年二十五始歸侯菴先生先生幼  
失恃孺人深以不逮事姑爲恨求其姑遺物僅得銀簪一事於先

生○從○母○家○請○而○謹○藏○之○後○先○生○葬○其○母○孺○人○憑○棺○哀○慟○如○親○被○慈○  
愛○而○新○遭○喪○者○逢○忌○日○或○先○生○在○外○必○夙○興○躬○掃○地○焚○香○日○未○中○  
而○祭○不○敢○違○晷○刻○始○嫁○時○小○姑○已○長○治○家○事○待○之○加○禮○事○必○咨○焉○  
未○幾○小○姑○適○人○奩○具○適○於○用○者○悉○推○與○之○窮○日○夜○治○衣○舄○織○悉○周○  
密○既○嫁○問○遺○禮○意○不○衰○家○人○謂○其○雖○母○在○無○以○過○也○歸○先○生○半○年○  
而○舅○客○遊○歸○老○漸○喪○明○先○生○教○蒙○館○以○養○孺○人○佐○以○女○紅○膳○不○能○  
常○得○肉○間○兩○三○日○市○肉○數○兩○大○不○踰○膚○熟○而○薄○嚮○之○慮○老○人○察○其○  
此○等○真○是○難○得○少○將○畱○遺○幼○孫○也○則○以○他○物○處○下○舅○以○手○揣○之○良○多○乃○甘○而○飽○焉○  
至○晚○膳○取○餘○者○刈○爲○丸○和○以○熟○時○原○汁○加○鹽○豉○雜○葱○韭○重○復○滿○碗○



人抵一味之殊朝夕食必異烹任或物質有餘必設法謹藏閨日  
收烹以進不令數見不鮮也米或不足少壯代以他糧懼老人覺  
飯少而不加餐也則假諸鄰庖以飪進廳既徹而歸之舅或時疑  
問吾兒固貧何以甘旨無闕則詭詞以對曰得之某也貸之某也  
老人安焉家無婢媪乳哺兒女操井臼滌濯縫紉益以女紅大都  
忍饑寒深夜就寢辨色夙興無幾微愁容歎聲在母家未嘗親洗  
漱嫁後勉爲之天寒水凍終不倩人常言女子既嫁不宜以鉅細  
事累外家言之徒亂人意故其艱苦雖親兄弟亦有不盡知者先  
生家羣從聚居遇有嘉禮內賓羣集孺人率先迎接談笑人人盡

歡不自知其貧且病也。居恒以禮自處。每晨興。櫛髮具簪珥。乃入  
廚。畢生未嘗蓬首出戶。暑月獨處。未嘗不裳也。居舅喪。先生蔬食  
不處內。孺人亦茹素三年。未嘗進美食。每朔望。與先生自塾歸。則  
令幼女具衾篋。問寒暖。節未嘗親至寢所。舅沒後。先生多客遊。孺  
人與兒女併日而食。不輕假貸。時或宿糧已竭。亦必晨起。煇湯醞  
沐。突有煙。甌無塵。屬耳目者。不知其斷炊也。雖處約。節儉而施與  
無所吝。遇先生有所爲。利於家。眾有益於人者。寧嗇食用。以贊成  
之。先生在外。而至親有緩急。質貸救急。及時溫恤。物薄情厚。受者  
心感。才敏練達。而志念深遠。年未四十。時舉家已視若耆宿。事巨

細必以容。孺人亦忠於爲謀。休戚不啻在己。而卑弱畏慎。與人無爭。卽有勞惠於人。無矜詞德色。家人化之一門之內。愈益雍睦。其育兒女。乳哺有法。在襁褓少疾。至能行。衣襪必完潔。唾涕便溺不見。偶有冒感寒熱。節其飲食。以己意治之。用藥不過數錢。未嘗求醫。旣長。教誨慈而不縱。今丈夫子茂堅。補弟子員。博雅有奇氣。女子子適人。皆宜其家。茂堅婦歐。養先生孝。孺人旣沒。稟其教不衰。婦德至此。無閒然矣。尤愛其襯肉。假飯兩層。曲體老人意思。庶幾曾子之養志矣。

○ ○ 有有圖述

庚煥生三歲先茂才指雲府君日以一字爲教以漸加增閱歲終積手書八百許言類皆通書西銘文公家訓柏廬居家要言中所先○入○心○法○也有字也仲伯父孝廉秀巖府君絕見愛憐手校小學綱目日他日當以授兒是冬仲伯父卒家人以爲語識自庚煥稍稍有知先慈林孺人閨範身教幾於無行不與比受書先君晨夕課督而伯父上舍玉亭府君時置膝前告以古訓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如勤儉謹慎如天理國法人情如人情樂縱肆憚繩檢諸如此語手筆口講蓋未毀齒卽耳熟焉自時厥後晝侍膳夜侍飲伯父先君每



縱談史事及持身涉世處家居官之要殆無所不道聞述先世艱  
難及數十年間所見所聞刻薄成家貪墨致官而轉瞬斷盡無復  
有存者。歷歷可指數如是者不絕於耳。以至於成人年十六七始  
從先師蔡于麓先生於文會之末。先生以通家兄弟友視庚煥而  
庚煥實心師之積三十年無間旬日不走望顏色聽其談論輒竟  
日不忍去。其於學術得失物理情偽事變經權益無所不道。每戒  
庚煥以母近名。母輕聽母偏好惡如是者不絕於耳。以至於老大  
統計五十年間父師之誘之勤如是是豈他人所可多得者。而庚  
煥因循媮惰卒以無成。荷荷多矣。自年三十有二失所恃。至年四

十有四失所怙。伯父前先君四年卒于麓師。亦後先君六年沒。今則內所嚴事稟命者。僅一仲姊外。此無他期功尊親矣。外所得師。雖眾。而諸耆長。率以老大相假借。重相督責矣。夫以向者父師之訓。不絕於耳。猶未免自棄。繼自今。願獨以垂老無聞之身。抗顏爲人。祖父師長。吾又安知所稅駕哉。每讀施愚山父允升先生爲人須爲有父之子。爲文須爲有師之弟子。二語。不勝愴悚。春夜不寐。追念五十年來。庭訓師傳。歷歷如昨。枕上涕泗達旦。不能自已。擬恭慕父師遺影。貌已侍側。爲有有之圖。用自風勵。晨起。預述所懷。如左。嗚呼小子。煥汝既抗顏爲人。祖父師長矣。而自居於無父之

子無師之弟。忍乎哉。嘉慶十有八年歲在癸丑。立夏前二日。識於  
雙眼齋之南窗。時年五十七。

幼時庭訓如此。長大師訓如此。及老而不忘庭訓師訓。復如此。  
安得不爲一代大儒。此文全是元氣結成。當與六經四書同  
玩味之。

述談

昔聞葉椒圃言山東王倫之將爲亂也。壽張令客有與邑中僧習者。僧屢勸客歸。謂是間終非樂土。令聞之。使客叩其故。僧不敢以實對。踰年亂作。令晨坐堂上。聞變。亟遣役偵之。役皆賊黨。往輒不返。而賊已入。令罵賊。被劊仆而不殊。令素長者。賊亦善護視之。賊平。下獄。憂憤死。予兒時見姜千總者。自言署篆駐古田時。會村民謀作亂。期夜襲縣城。薄暮有告變者。縣中洶洶。千總與令畫策。下令城中俾十家植一柵門。禁夜往來者。五家燃一燧盆。更番守視。陰召匠刷薪爲礮形。黑飾之。從署中明炬昇以登陴。城中應賊者。

此束手無策者

此倉卒定變者



不。得。出。賊。望。城。中。火。光。燭。天。知。有。備。不。敢。犯。晨。漸。解。散。掩。捕。盡。獲。

之。近。歲。予。友。謝。退。谷。調。司。嘉。義。鐸。適。海。盜。蔡。牽。謀。窺。臺。灣。二。鼓。得。

此則以教育而禦非常之

報。賊。已。迫。令。急。邀。退。谷。議。退。谷。曰。此。間。士。民。更。林。爽。文。之。亂。其。設。

變光為報初

木。城。掘。濠。塹。募。守。者。修。守。具。具。有。成。法。急。召。城。中。諸。巨。室。謀。之。咄。

嗟。可。辨。也。令。日。平。日。縣。中。召。諸。巨。室。多。不。至。况。倉。卒。求。之。乎。退。谷。

曰。今。夕。召。之。行。至。矣。既。而。果。皆。集。即。偕。出。相。視。畫。地。而。守。募。卒。乘。

城。諸。巨。室。分。任。之。鼓。未。三。中。而。部。署。已。定。竊。嘗。歷。覽。前。史。固。多。以。

教。官。典。史。抗。賊。全。城。而。巨。鎮。雄。藩。反。聞。風。奔。潰。若。是。者。何。也。耳。目。

不。素。廣。威。望。不。素。孚。而。規。畫。不。前。定。一。旦。有。風。鶴。之。警。則。民。之。智。

能○強○有○力○者○揣○官○不○足○恃○率○先○委○而○去○之○東○手○空○城○人○無○固○志○安○  
得○不○潰○教○官○雖○文○弱○典○史○雖○卑○微○而○賢○聲○素○著○則○眾○望○歸○之○耳○目○  
○然○用○是○知○久○任○之○法○為○得○矣○教○官○典○史○固○才○然○大○初○皆○久○于○  
素○廣○規○畫○素○定○則○有○先○事○之○備○而○賢○士○豪○民○之○在○其○夾○袋○者○倉○卒○  
○其○也○者○也  
知○所○號○召○一○旦○出○而○當○其○難○則○眾○恃○以○無○恐○智○者○貢○謀○勇○者○効○命○  
富○者○輸○財○斯○眾○志○所○附○固○於○金○湯○矣○從○來○盜○賊○每○不○犯○循○良○之○境○  
豈○真○不○道○之○徒○猶○有○緇○衣○之○好○哉○亦○謂○彼○有○人○焉○懼○其○為○之○用○者○  
眾○耳○然○則○人○豈○不○貴○素○自○樹○立○哉○方○談○此○時○叔○固○作○弟○心○胸○適○攝○  
令○粵○之○鎮○平○風○聞○其○鄰○郡○邑○有○崔○苻○之○警○趣○予○書○之○附○郵○筒○致○鎮○  
平○君○焉○

閒暇者所以爲倉卒也耳目素廣威望素孚規畫素定則天下無不可辦之事無不可彌之變矣此真有用之文與魏叔子相伯仲

○ 衢州孔氏 夫子夫人楷像考

自戴記傳孔門三世出妻之說。漢宋諸儒均莫敢議。橫渠張子獨深非之。近代晉人闔若璩、漳人蔡衍、錕、魯人劉九畹始力辨之。然皆據理斷其烏有耳。前寧德令三衢范公崇楷爲庚煥言其郡孔氏南宗博士家。有夫子及开官夫人楷木像奉安。至聖廟後寢閣上。容觀溫肅。衣褶渾古。相傳端木子所手鐫也。宋衍聖公孔端友、遊靖康之亂。奉以南渡。遂留於衢。名公達官道三衢者多請瞻禮。庚煥聞之。躍然謂可證檀弓篇之妄矣。既又聞孔氏既有是像。何以載籍無聞。而古今諸儒咸莫之考也。及闔鄴道元水經注。



乃信范公之不我欺而檀弓之誣果無難破也。水經注之言畧曰。夫子故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此漢永平中魯相鍾離意修廟所見者。則孔氏贊世祀夫人。而夫人之未嘗見出也。明矣。注又曰。廟有夫子像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仰詢之容。廟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相猶嚴。此則魏黃初中所修之廟。道元所親見者也。顏母別立廟者。虛中室以尊夫子也。不言夫人者。東間之像設無改其舊也。像鑄自端木子。雖別無考。端木子多才。場居三年。有所追慕。以寫永慕事。固宜有也。故宅像設止於三者。邾大夫遺容無

從追寫古人尚質因三室以奉三像不敢有增亦禮則然也端友  
南奔僅存二像者倉卒之際弟子以非所急顏母像在別廟勢不  
暇及也像既留衢曲阜北宗阻於門見而稽古之士率詳祖庭南  
宗之廟鮮或留意則闕里志諸書之不載縉紳先生之無稱固無  
足怪也竊計闕里聖蹟自手植楸外莫此爲古彼檀弓篇固謂孔  
氏不喪出母而聖配之像踰二千年儼然尚存於南宗之祏源委  
甚明古書可據是足以明聖師之刑于正禮家之傳誤矣夫人  
之誣既雪則庶氏之母之哭子土之母之不喪其不足信舉無難  
隅反矣所係名教豈淺鮮哉敬表而出之而闕氏蔡氏劉氏所

已辯者則不復贅。

此像聞所未聞其考定處大有關係後又有尊藏衢州孔像議  
爲慮尤深

○ 地毬考上

○七○五○六○體

○ 渾天之體如懸圓瓜南北兩極為天樞紐北極在上正當其蒂南

極在下正當其臍赤道中環距北極之中橫絡天體正繞瓜

半日月五星之行皆旋繞赤道南北四十八度之間二十八宿分

布周天要亦不出赤道南北四十八度之內此天體之大凡也大

地懸裏天中其形正圓如○六○五○地○體○一全毬然地毬之頂上戴北極北極之

下其地極寒秋分以後半歲長夜層冰千仞人物不生地毬之底

下載南極當南極下其地極熱秋分以後半歲不夜炎火遍野人

物不生大抵中國及東西南洋諸大國皆當赤道之下中國西洋



之地皆戴赤道而在其北稍近北極而遠於南極也。西土地毯之式分全地兩面爲五州。中國處地毯正面上半而少偏東。是爲亞細亞州。西洋諸國亦處地毯正面上半而偏西。是爲歐羅巴州。歐羅巴州之下地勢迤前而南下。在赤道之南。是爲利未亞州。利未亞州之極南。當地毯正面下半而少偏西。有山懸海中。是曰大浪峯。地毯背面之上半。當赤道之北。者是爲北亞墨州。地毯背面之下半。當赤道之南。者是爲南亞墨州。南亞墨州之地繞出地毯正面。當極下者。曰鸚鵡地。繞出地毯正面。下半偏東。嘉本達利亞之地。有山懸海中。西與大浪峯遙對者。曰獅子峯。西洋諸國舟行

爲利未亞州所隔必避西海而南繞利未亞州之西轉出其下泊  
大○浪○峯○大○浪○峯○之○地○入○夜○占○星○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極○入○地○三  
十○六○度○蓋○與○河○南○陽○城○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  
度○正○相○反○也○從○大○浪○峯○航○海○而○東○泊○獅○子○峯○復○從○獅○子○峯○航○海○而  
北○溯○南○洋○乃○得○上○達○廣○東○蓋○所○經○海○道○凡○五○萬○五○千○有○餘○里○地○勢  
高○下○之○樂○於○此○可○觀○矣○地○在○天○中○爲○體○極○小○宗○動○天○全○體○其○周○四  
十○萬○萬○有○餘○里○其○徑○十○三○萬○萬○里○有○奇○地○之○全○體○則○圓○周○九○萬○里  
其○厚○之○徑○僅○二○萬○八○千○里○以○地○之○厚○當○天○之○徑○裁○得○其○六○萬○四○千  
三○百○七○十○分○之○一○耳○月○之○大○其○徑○四○千○一○百○五○十○餘○里○是○月○僅○當

地之徑七分之一而贏也。日之大其徑一十三萬八千有餘里。是地僅當日之徑五分之一而贏也。地上去月四十八萬里而贏。其去日千六百有五萬里而贏。其去宗動天則六萬萬九千四百八十一萬里而贏矣。

○地毯考中

地毯之有圖始明萬曆中西士利瑪竇南懷仁所進也。圖之制分全地三百六十度爲正背兩面圓圖。面各十八行。行各十八格。一格之地縱橫皆十度。地以二百五十里爲一度爲方二千五百里。十八行之正中直線上當北極。下下當南極。下十八格之中半橫線日晝夜平線。正當赤道。之下正面圖之右上角卽中國地。所謂亞細亞州者也。北極中線偏右。第五行第六格。下半爲甘肅陝西河南。其上半之右爲山西。第七格上半爲四川湖北湖南。下半爲貴州廣東廣西。交趾第六行第六格。卽山陝右爲海。左爲順天直隸山東安徽。



第七格。印湖北。上半爲江蘇浙江福建。其下爲海。順天上格爲熱河木蘭。順天右一格爲朝鮮。朝鮮上一格爲奉天吉林烏拉伯都訥。奉天右一格爲寧古塔。寧古塔上一格爲黑龍江。黑龍江上一格爲索倫。此中華之東北境也。索倫右一格之上爲郭爾喀。寧古塔右一格爲三姓。三姓下朝鮮右一格爲日本。此皆隸中華之東北者也。朝鮮下福建右一格爲琉球。福建下一格爲萬里沙千里塘之外。爲呂宋。呂宋左廣東下一格爲安南占城。真臘。真臘左一格爲暹羅。暹羅上貴州左一格爲緬甸。此隸中華之西南者也。緬甸之上。卽雲南西藏星宿海。此中華之西南境也。雲南上甘肅左一格。

爲嘉峪關及安西青海嘉峪關上一格右爲厄魯特左爲新疆南路之哈密北路之巴里坤巴里坤左一格上爲新疆北路之烏魯木齊下爲南路之闐展哈拉沙爾阿克蘇又左一二格爲新疆南路之庫車烏什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此中華之西北境也葉爾羌下一格爲安集延又下一格爲溫都斯坦溫都斯坦之地與西藏中隔一格此又隸中華之西南者也西自新疆喀什噶爾以東極於東海之上三姓天子命吏之所治其地皆屬北極中線偏右九行之間而居赤道之內者也大約前代十三布政使所治絕長補短不滿四格之地

而我

朝幅員日闊北盡索倫距北極下冰海僅一格西極葉爾羌喀什噶爾距北極中線之右亦僅一格則隸版圖者且踰十五六格矣此○日○古○所○未○有○者正面圖之左上角卽所謂歐羅巴州其在北極中線偏左一行當新疆左角上一格之外者爲鄂羅斯又上爲控噶爾偏左五行爲荷蘭偏左八行爲暎暗利行二圖皆在本圖第四格暎暗利之下爲佛蘭機佛蘭機之右爲意大里亞是爲大西洋其下隔地中海卽利未亞州是爲西南洋利未亞盡處之大浪峯當圖左下角在中線偏左第五行之第十五格下距南極下鸚鵡地二格爲噶喇吧卽古瓜哇

國。又。上。爲。南。洋。南。洋。之。左。近。呂。宋。者。爲。蘇。祿。淳。泥。文。萊。諸。國。又。上。達。廣。東。廣。東。之。南。距。獅。子。峯。凡。五。格。此。又。皆。當。中。華。海。南。出。赤。道。之。外。者。也。大。約。從。正。面。圖。中。第。六。七。格。以。下。卽。海。多。地。少。北。極。之。下。其。地。曰。世。寶。蘭。柔。偏。左。白。海。當。控。噶。爾。之。外。偏。右。冰。海。當。順。天。上。三。格。阿。爾。丹。成。之。外。二。海。而。上。一。二。格。間。亦。皆。海。島。荒。脊。少。人。物。而。人。物。繁。盛。之。區。要。不。越。第。三。格。以。下。第。八。格。而。上。四。五。格。間。耳。他。若。背。面。圖。之。上。半。北。亞。墨。州。其。上。右。角。之。地。接。大。西。洋。其。上。左。角。之。止。會。地。則。與。前。圖。之。索。倫。正。對。距。黑。龍。江。裁。兩。格。下。半。之。南。亞。墨。州。其。地。下。連。前。圖。南。極。下。野。區。之。鸚。鵡。地。旁。連。前。圖。右。下。



角嘉本達利亞之獅子峯此又皆背面圖二州之地轉出於前者也其他荒遠無與中華之聞見者則未暇悉詳云

○地毳考下

凡度地者欲知南北遠近之差必視北極出地之度入北行二百  
 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隱一度此天官  
 家所謂里差也京師北極出地高四十度至吾閩建寧郡城則  
 高僅二十六度福州會城則高二十五度耳今較京師以南福  
 州以北十入布政使司治所北極之出地則直隸保定山西太原  
 皆高三十八度保定奇五分山東濟南甘肅蘭州皆高三十六度有奇  
 蘭州奇減二十五分江南江寧河南開封皆高三十二度江寧奇五分安徽安慶  
 湖北武昌皆高三十一度江南蘇州浙江杭州皆高三十度蘇州奇五分

分四川成都高二十九度。江西南昌、湖南長沙皆高二十八度。有奇。長沙奇城惟廣西桂林北極高度同福州。而奇有加。至廣東廣州高二十三度。雲南會城高二十二度。則較福州又益南矣。蓋地體正圓。北高而南下。相去二百五十里。則高下相懸四萬五千丈。每里一百漸南則漸下。北極之度亦漸為地毳所蔽。浙之杭州距江南徽州相度當在一度之內。杭州天目之山高四萬八千丈。而其巔僅及徽州黃山之趾。東○西○以○橫○南北高下之槩。此其驗矣。欲求東西之里差。則又必視北極之偏度。入東行二百五十里。則望北極益偏西一度。西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漸近一度。天官家必先定京

師距北極中線偏東之度然後卽京師所居之度定爲中華子午線而中外郡國偏東偏西之度其差皆可推焉合較中華十九布政使治所其在京師于午線之東者則安慶偏僅三十分濟南偏一度十五分福州與江寧皆偏一度三十分杭州偏三度蘇州偏四度極東至寧古塔則偏十三度有奇矣其在京師于午線之西者則偏一度者南昌也偏二度者開封也偏三度者武昌偏三度有三分者長沙也偏四度者廣州偏五度而羸者太原也偏七度者桂林偏八度者安西偏九度者貴陽也皆有奇蘭州成都其偏皆十有二度其奇之分則蘭州四十而成都五十也至



雲南則偏十有六度而羸極西至喀什噶爾則偏至四十三度而西距北極中線不十餘度矣。凡若此者非臆揣懸度之也。四方郡國日月交食之分數太陽出入中氣節候時刻之早晚無非卽此以推不容毫髮爽而八極之晝夜寒暑積差而相反皆於此乎得之。蓋春秋二分日行赤道故赤道下之地晝夜平而爲春爲秋春分之後日漸北行入赤道內至夏至而極於赤道北二十三度五十分故赤道北之地日近晝長而爲夏自是復反而南行秋分以後日行益南至冬至而極於赤道南二十三度五十分故赤道北之地日遠晝短而爲冬春分以後日出入皆在赤道北故北極之

下日常不沒而長晝。南極之下常不見日而長夜。秋分以後日出入皆在赤道南。故南極之下日常不沒而長晝。北極之下常不見日而長夜。周髀算經所謂春分之日夜分。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是也。言北極則南極下之相反。不言可知矣。算經又曰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北極左右以北極為天頂。目光微。故冰不釋。半年為晝。故近極下之地常有日光。而物易生。中衡左右以赤道為天頂。春秋二分日皆行其天頂。故一歲兩夏。草不死而穀再熟也。又曰日運處極北。北方

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  
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則○又○明○地○球○四○面○晝  
夜○之○相○反○也○則○寒○暑○各○隨○其○地○而○相○反○亦○不○言○可○知○矣○

此上三篇皆本西人之說與古時言地方者不同先生彙括爲  
此考亦可謂簡而明矣本集兼有圖今不能錄

易堂德隱錄序

大江之西多異境而易堂晚出其奇闢古未之前聞也禹草之際多偉人而翠微以一片石樓九先生其人才之盛槃澗之樂尤古未之前聞也自古人才際元黃之會非乘時自奮於風雲卽徇焦原而胥盡而九先生獨超然萬物之表莫得而指名自古槃澗之士類多枯槁泉石鑿坏洗耳老死不願聞民物之休戚而九先生既超然物表矣乃猶不忘百姓之病惓惓於人才學術沒齒而不衰昔孔子於商周之際曰有三人焉又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若而人豈與後世枯槁激烈之士糜爛於焦



原○膏○育○於○泉○石○。同○日○語○者○孔○子○之○贊○易○也○。在○乾○之○初○九○曰○龍○德○而○  
隱○者○也○。其○在○上○九○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若○九○先○生○者○其○庶○  
幾○乎○其○庶○幾○乎○。世○之○相○後○百○有○餘○歲○。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爰○錄○其○  
隱○居○錄○其○志○行○。錄○其○議○論○教○學○之○梗○槩○。與○其○淵○源○眷○屬○及○生○徒○朋○  
友○之○賢○而○借○隱○往○來○踪○跡○之○有○考○於○茲○山○者○。雖○不○能○詳○大○要○畧○備○  
凡○若○干○卷○。名○曰○易○堂○德○隱○錄○。時○一○省○覽○亦○足○以○廉○頑○而○立○懦○。寬○鄙○  
而○敦○薄○矣○。九○先○生○者○曰○李○咸○齋○曰○彭○躬○菴○曰○邱○邦○士○曰○朱○確○齋○曰○  
魏○伯○子○曰○魏○叔○子○曰○彭○仲○叔○曰○曾○止○山○曰○魏○季○子○  
九○先○生○於○古○無○前○於○當○世○無○偶○。此○文○以○乾○初○九○之○龍○德○上○九○之○

聖人當之庶幾不愧而格意亦極洵洗無一俗聲曼字

童子撫談序

古者生子。自能食能言。皆有教。而諸母爲子師者。亦皆通曉大義。隨時而誘導之。蓋在未就傅之年。教之已不侔於後世矣。古之人材。安得而不盛哉。後之愛其子者。則不然。方其幼也。委之婢媼。雜弄而咻之。順適其意而已。不必導於正也。比入學。知誦說。則教以屬對。綴文取富貴已矣。於古人之教。概乎未有聞也。父兄先生。卽間告以處身涉世之道。亦往往卑之無甚高論。至語乎古人格言。遺訓。則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不則曰今人固不能然。然不可不令小子知此意也。小子聽之。則已唯唯於心。謂古人所云云。皆無與

於我者也。少既寡聞，長復何述？有操觚之子，發難於父兄者，矣。有  
取名致科而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者矣。嗟乎！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豈古今人不相若歟？母亦教之不先者，過數世之爲父兄者，孰  
不欲其子弟之賢，而懼其不肖，願不以古人之道教之者，懼妨進  
取也。然使子弟專進取而不知古人之道，卽幸而富貴，其傲父兄  
而處之累者，蓋不少矣。於父兄亦何利焉？夫父兄之利，孰大於教  
子弟？然則蒙養之訓，何可以不豫也？明呂近溪先生撰小兒語，以  
備能言之教，意最近古。願其語間多中州鄉談，閩中小兒不解也。  
至其子新吾先生所編，則陳義益高，尤非兒曹所能猝曉。間嘗竊



取其意以平日聞於父兄師友者綴以五言俾童子輩誦而習之。因事觸物時時爲之講說語不必文韻不必叶惟取其淺近易知切實易行而已。雖於古者小學之教近溪新語之意無能髣髴萬一。然使童輩耳而熟之不至怖若河漢而聽之欲臥也則亦不爲無小補矣。因撫而存之日童子撫談。

此實古今人材升降一大關鍵安得此書通行流布使大家子弟皆得以端蒙養也。

○陳蘋洲先生井談序

蘋洲先生今之好善惡惡人也。其先漳人北溪之後家三山業岐黃垂老補郡諸生所著書名井談蓋以井觀自謙而挹注不竭實有井義卽其大言炎炎幾怖河漢亦不食者怖之耳談者未始不可資用汲也不能盡錄錄尤警者取滿腹而已嘉慶甲子庚煥序文不滿百言而諸義皆囊括盡淨可稱高品

○募建張仲景專祠序代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異○而○太○古○載○籍○荒○畧○必○後○起○之○聖○賢○集○其○  
成○而○道○乃○大○顯○是○故○儒○者○之○道○肇○自○羲○農○斷○自○唐○虞○至○東○周○孔○子○  
出○刪○定○六○經○然○後○世○有○傳○經○而○儒○得○所○師○醫○之○道○肇○自○羲○農○闢○自○  
軒○岐○至○東○漢○張○仲○景○先○生○出○著○傷○寒○論○金○匱○要○畧○然○後○世○有○傳○方○  
而○醫○得○所○師○蓋○醫○書○雖○首○內○經○而○詞○采○遠○於○典○談○文○字○鄰○於○秦○漢○  
殆○從○古○良○醫○心○口○相○傳○遠○有○所○受○者○為○之○耳○謂○其○道○非○黃○帝○岐○伯○  
之○道○則○不○可○謂○其○書○即○黃○帝○岐○伯○之○書○則○薦○紳○先○生○難○言○之○且○也○  
發○其○凡○而○未○暢○其○說○列○其○治○而○未○製○其○方○求○其○論○著○方○備○信○而○有○

徵○必○自○仲○景○始○矣○仲○景○之○書○於○內○經○矣○管○針○芥○之○合○而○首○創○方○論○  
利○賴○萬○世○於○醫○之○一○道○兼○綜○述○作○金○聲○而○玉○振○之○後○之○作○者○因○時○  
損○益○雖○遞○嬗○而○越○遷○而○沿○流○溯○源○要○莫○不○濫○觴○於○仲○景○其○爲○此○道○  
不○就○之○宗○無○可○疑○者○顧○其○爲○書○詞○旨○渾○古○義○蘊○淵○博○非○後○人○耳○目○  
驟○易○攬○挹○於○是○習○故○常○者○目○不○覩○其○書○矜○博○雅○者○或○耳○剽○其○似○而○  
搗○仲○景○之○賊○以○號○於○眾○者○或○不○察○今○古○之○異○宜○南○北○之○異○稟○加○以○  
脈○眩○證○疑○郢○書○燕○說○刻○舟○買○櫝○嘗○試○殺○人○咎○且○歸○於○仲○景○然○則○王○  
莽○安○石○之○傳○會○經○術○流○毒○當○代○亦○將○歸○咎○刪○述○之○孔○子○也○哉○竊○  
以○仲○景○之○於○醫○雖○未○敢○擬○孔○子○之○於○儒○然○醫○之○有○方○猶○儒○之○有○經○



也。經刪於孔子而後，儒莫不尊親。方作於仲景而後，人反滋謗。累日用其方而莫知所從出，日襲其說而莫得所折衷，惡乎可也。夫飲水必知其源，數典豈忘其祖。彼百家眾技，莫不推其創始之人，尊以爲師。醫方創始於仲景，何可獨莫之師也。今醫家上祀三皇，配以羣輔，兩廡從祀。下逮宋明諸賢，而仲景之祀獨闕如也。禮於學有先聖，有先師。三皇之祀，醫學之先聖也。則仲景之祀，宜視瞽宗之先師矣。顧不從祀，又無專祠，非闕典歟。抑又聞之，昔之稷配柱而後，則配契。昔之學尊周公，而今則尊孔子。昔之武學尊武成，近則宗壯繆，禮以義起，亦惟其人。醫之先師，豈容終廢。今茲僉議

卜建特祠於三皇廟旁。補祀典所未備。以河間并溪東垣諸賢配食。明諸賢之學。實淵源於仲景。學仲景之道。必參酌於諸賢。斯道以爲公術。無偏主。神聽和平。造福無量矣。凡我同志。諒有同心。眾力共擊。辦香斯在。是爲序。

醫家之有仲景。猶儒家之有孔子。以經刪於孔子。而方剗於仲景也。篤論不刊。固宜有祠。以補先師之闕。

○私擬南臺水利隱憂議

閩江上承東西溪數十邑之末流。自南宋時南臺沙合以後。江流既多趨南港。南臺一港所餘。江面本窄。然兩涯向多洲渚。平行空濶。故湖壯漲高之際。猶得左右遊盪。以舒其怒。而殺其勢。自邇年來。瀕江狹邪。多舟妓。多就洲田。江滸築室以居。泊遊之徒。爲之揮金。營造連甍高垣。接於江上。仍復密排木椿於水中。以跨江架屋。沙泥因而壅附。因屋生洲。洲復爲屋。不十數年。崇閣厦屋。頓增千家。是非侵毀田畝。顯奪可食之地。卽私佔江渚。陰釀水利之憂。房舍稠複。塗巷錯綜。閭甲所不及編。官吏所不及察。藪穢藏奸。更爲

人心風俗之害。且江干洲渚。頓爲一。二。千。家。築。圍。排。椿。橫。奪。潮。漲。遊。盪。之。地。一。遇。薄。籠。壯。猛。無。所。洩。怒。東。以。衝。嶺。江。南。萬。壽。二。橋。上。遊。木。植。塞。江。而。下。者。悉。隨。怒。流。攢。聚。膠。轉。撞。擊。年。來。二。橋。坍。損。頻。聞。爲。從。來。所。未。有。論。者。謂。實。此。之。由。况。圍。築。椿。架。者。繼。此。未。已。更。一。二。十。年。安。知。此。江。不。盡。爲。陸。乎。川。防。必。潰。則。中。亭。中。洲。千。百。家。託。命。之。地。向。之。本。擁。江。而。成。陸。者。安。知。一。旦。不。復。爲。江。如。近。歲。建。郡。大。洲。之。比。乎。聞。今。夏。溪。漲。急。時。中。洲。地。若。震。動。居。民。呼。救。舟。濟。一。人。給。金。數。餅。操。舟。者。猶。逡。巡。前。却。不。敢。徑。薄。岸。此。亦。其。兆。之。先。見。者。矣。又。况。水。怒。難。犯。遏。之。已。甚。安。保。必。無。橫。決。他。徙。之。事。則。其。



害更有不忍言者。且此一二千家。本皆衣食於水。自有浮家泛宅。足以託身。何必多此數椽。徒爲膏粱。紈袴。歌舞。朋淫之地。又何容聽其毀田。侵江。干法紀。以釀隱憂也。獨是羣一二千家之妓。上者聲氣通於蓮幕。次亦耳目布於公門。狼狽固於百足之蟲。狐蠹具有通神之力。欲盡驅而歸之於水。自非有心有力之大人君子。固未易問諸水濱者矣。

深識遠慮。非處堂者所解。

○上族叔劍城都諫請奏刊方望溪剛定經解書

拜違以來、星紀倏周、時辱存念、銘感恩深、特以掖垣嚴重、不敢率修稟候、重煩賜答、茲有不能已於言者、敢冒昧陳之、幸採擇焉、竊聞先正方望溪先生、病通志堂經解卷帙猥繁、學者不易得、得者不易讀、讀亦不易知、所決擇也、常殫三、四十年精力、博觀約取、必求其能得聖人之心、於經旨實有所發者、刪削蕪冗、較之原刻、十省其八、自言數百年儒先精神、併注於此、而從前賦經侮聖之說、實廓而清之、其爲功勤矣、時有贊郎願以二千金任剞劂、而列名於參訂、先生未之許、後吾鄉張惕菴太史言於滇督、荷澤劉公偕

先生從子問亭尙書門弟子沈叔園憲使捐金籌刻而哲嗣欲自任之事遂中止。窮經之士莫不以不得見其書爲恨。伏竊惟念近年以來。朝廷陸續頒發書籍之內。經說爲多。蓋我

皇上表章經學。有加無已。故雖爲御纂四經。欽定三禮。所弗採之書。少有可存。猶必爲之刊布流傳。不忍其歸於湮沒。况先生經學之粹實蒙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殊異之知。而尤爲皇帝所特眷。是書之作。又實足以爲

御纂四經

欽定三禮之

羽翼願獨久而未彰。蓋不能無所待也。今幸吾叔適當言路。伏願於論思之暇。爲進一言。乞下江寧府。先生籍桐城。實家江寧。索取原本。進呈。當必有當。聖心者。則是書之行也。決矣。審如是。豈特先生遺志。獲伸。而吾叔彰聞之功。亦且不朽。姪素以鈍拙自守。門以外事不敢毫髮干預。茲若爲出位之言者。誠念是書關係匪細。深懼歲月浸久。萬一有水火朽蠹之患。將爲終古憾事。先生之言曰。此宇宙一大公事。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故敢忘其僭妄。具以稟聞。願特留鈞意。爲天下萬世言之。

讀書冷眼衛道苦心爲先正熱腸爲天下後世遠見具見斯篇



竊維天下無名之費不知凡幾剗剗無益有損及可有可無之書一歲中亦不知凡幾而於此等書乃無人措意而有待於窮老明經之言且言亦無著讀竟不勝愧然。此與尊藏楷像議皆足見先生生平兩云有待正不知後有能行者否耳

○慕恤翁貞婦引

三山女教之盛。貞孝之媛。比戶多有。而耳目所及。聞見最稔。其苦節之貞。孝德之著。且閉戶絕糧。忍飢待斃。不得不早爲之計者。則莫如觀巷翁貞婦任氏焉。婦爲歲貢生聲雷孫女。年十五。適庠生翁桂林之長子賢豪。賢豪病瘵。合瘞之日。已奄奄垂斃矣。未幾遂夭。貞婦以弱齡。矢節事舅姑。姑以痛子得痼疾。貞婦竭力抱持。營護。凡十一年。姑垂絕。舉手作謝狀曰。活我十一年者。婦也。聞者相與詠歌其事。姑沒。侍舅疾。曲得其歡心。又六年。舅乃沒。其孝行之實。郡中士大夫多能言之。賢豪之弟正芳。垂簾賣卜。貞婦以十指

佐新米治家持禮法。自正芳繼室而下視之。如母。閭內肅如也。客  
歲正芳物故。遺姑男二女四。半在提抱。兩釐婦。焚焚無所依。徙宅  
數椽。臨衢巷。比屋之人。踰年莫覩其面。兩孤兒。秉其教。恂恂不染  
市井小兒習。衣履雖故。敝紉箴補。綴必完潔。不類貧兒。正芳繼室  
故青衣也。寒夜無被。以卜肆布簾自覆。無他志。其得之。觀感深矣。  
以二。妾十指。養中農以上之家。半菽不飽。三旬九食。率以爲常。而  
介介自持。絕口不輕假貸。日來米價翔貴。積雨泥濘之中。塵生於  
甌。魚遊於釜者。且數日矣。孤嫠杜戶。仰屋相對。潸泣坐待命。盡里  
中聞其事者。咸爲酸鼻。曾侯官徐氏老貞女。抱木主泣路隅。途之

○怡○怡○有○此○一○事○足○以○起○後○人○

担○夫○則○然○欲○代○捐○資○籌○入○再○濟○堂○郡○之○鄉○先○生○暨○書○院○師○儒○聞○之○  
恥○擔○夫○之○獨○為○君○子○也○相○與○醵○金○籌○其○居○食○以○終○其○天○年○且○為○請○  
旌○於○

朝○藏○其○節○孝○之○冊○於○菴○峯○書○院○藏○書○之○樓○於○是○貞○女○之○苦○節○與○一○  
時○都○人○士○之○義○聲○遂○爛○然○並○垂○不○朽○今○翁○貞○婦○之○節○孝○願○連○幾○同○  
貞○女○且○其○化○型○叔○姒○甥○翼○其○孤○羣○難○且○有○倍○於○貞○女○者○我○輩○既○有○  
見○聞○豈○容○遜○義○舉○於○擔○夫○以○忘○鄉○先○正○之○流○風○餘○韻○夫○矜○孤○恤○寡○  
博○施○良○難○范○文○正○之○用○財○必○周○其○親○而○貧○疏○而○賢○者○以○貧○以○賢○則○  
貞○婦○惟○其○人○矣○願○我○同○志○隨○力○捐○助○共○襄○義○舉○列○名○簡○策○附○於○名○



山之藏母令先輩獨擅其美。所裨風化豈淺鮮哉。

貞婦可矜後半針對尤緊

○ 祭蔡于麓先生文

維嘉慶十有一年歲次丙寅夏四月戊寅朔越六日癸未綠滿四  
青重衡諸堂受業弟某某等探三春之餘芳、滄九曲之真味、以將  
眾慕、以侑一觴、而謹以所疑於天所信於天者、敢昭告於吾師于  
麓夫子之靈、曰嗚呼天生吾師豈偶然耶吾師之生果何爲耶天  
壤之事孰非吾師所夙講天壤之事孰非吾師所優爲古所云先  
天下而憂者吾師有其心古所云繫天下之重者吾師有其才世  
相須之甚殷已自任而弗疑乃無或使之無或泥之而竟抱此心  
負此才全而受之大虛亦全而歸之太虛嗚呼歛矣存吾順後吾

寧吾師於天乎何憾賦之豐而用之嗇弟子何能於天乎無疑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蓋自吾師之祖父至於吾師之終身才足以自試限於命而不一售力足以有求安於義而不苟取惟三世之潛德豈一人之私言著必有所發晦必有所彰積三世之未售未取者以遺其子孫爾千古之不朽不磨者以俟諸後世斯固天之顯道而理有固然者也然則由前而論非天負吾師吾師之才之大適未有所位置也由後之言非天私吾師吾師之積之深有不容以終泯也門弟子學不足以信夫而夙所聞於吾師者則有以信之矣不然天之爲天豈夢夢者吾師之爲吾師豈沒沒者

天生吾師。非偶然矣。吾師之生。果何爲耶。嗚呼。歎矣。尚饗。  
推尊至此。惜未獲瞻仰其人。